

經部

春秋或問卷七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元年

或問曰作丘甲杜氏東萊君舉諸儒謂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四倍於常然乎曰不然也劉氏嘗辨之曰丘者十六井爾甸者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歛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賦不當云丘甲其

言既簡且明矣而莘老亦嘗辨之曰甲者惟工人能為之爾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皆為之則是盡魯人皆作甲也如杜預之説以為甸出甲士三人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人如此暴也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其言又詳且明矣

二年

或問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張氏朴鄉謂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申大義而屈完情屈故曰来盟于師盟於名陵郤克挾主勢行私忿戰勝而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餒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名陵袁婁之書曉然然乎曰不

然也此因康侯之説而衍之者也此執凡例以求春秋者也春秋因事命辭而義自見豈屑屑援彼方此以為義哉齊桓伐楚但欲楚受盟而已故楚遣屈完來盟于師齊桓欲其入吾地然後盟故與之盟于名陵斯春秋書曰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郤克伐齊有進無退齊侯窮蹙使國佐求免郤克之論議未定故至於袁婁而始盟故春秋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桓之於郤克固為彼善於

此然齊楚之不心服則等也據傳論之國佐有直理之言而屈完亦有方城漢水之對觀楚既盟而滅弦滅黄圍許不已亦可見矣且及之為義與而已矣安有汲汲之義此時晉方得志豈汲汲求盟哉夫不觀齊桓伐楚與郤克伐齊之事之始終曲直而瑣瑣求之一字之間此凡例褒貶之説汨人耳目雖明智之士不能免焉惜哉

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秦宋陳衛鄭齊曹邾

薛鄫人盟于蜀朴鄉謂不没公為魯之不得已十一國稱人為晉猶主夏盟所以略之然乎曰不然也不没公紀實是也十一國稱人亦因魯史之文也原朴鄉意蓋為魯得已而盟則為辱而没公以諱之矣今不得已斯不没公而不諱也晉不主夏盟則可盟楚而出大夫之名矣晉猶主夏盟斯責諸大夫之盟楚而人之矣豈春秋據事直書之旨哉夫諸侯敗齊之後楚鄭不過侵衛而已不及乎魯也使魯能告晉而

力救衛中國猶可保也成公懼楚首會嬰齊于蜀又與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蓋可已而不已者也豈不得已之謂哉借使不得已而盟楚則不人大夫矣今也晉猶主盟而人大夫則是譏其得已也譏其得已而又不沒公則進退皆不可也亦難矣故曰襃貶凡例不若據事直書之得也

三年

或問曰新宮災三日哭常山高氏諸儒有謂宣公之主

未遷者何也曰諸儒謂未遷者非有所據也特以桓僖之宫稱謚宣公之宫不稱謚而意其未遷耳夫宣公之死二十有八月成公之喪踰大祥與禫矣神主不遷於宫廟將祔之何地哉曰然則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與桓宫僖宫災何以稱謚也曰丹楹在莊公二十三年刻桷在莊公二十四年去桓公也遠故不得謂之新宫而謂之桓宫桓宫僖宫災在哀公三年去桓僖又遠故不得謂之新宫而謂之桓宫今宣公入宫

甫三月而災故當時謂之新宫乃人情物理之所宜稱夫何可執而反疑神主之未入宫哉曰檀弓有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況藏先人之神主者乎然則公穀諸儒稱有禮者不為無據而子不然之豈有據邪曰三日哭於禮雖莫攷而禮記之書閒有漢儒附會之説反據三傳以為禮者固未可盡信也今以春秋不書常事求之則決知三日哭之為非禮也曰鄭伐許不書人不書帥師先儒皆謂略之者狄之也

然乎曰不然也魯史有詳略孔子能損不能益也且鄭一年而兩伐許比事見義罪豈不顯必俟狄之而後顯乎且凡書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此既無其大夫名則自不書帥師春秋外大夫將兵者七十餘不書帥師者三而已不特史有詳略又安知非脫誤乎其夏去疾伐許亦書帥師可以不狄之乎說者曰始伐許不狄之也今再伐許故狄之耳然則四年冬鄭伐許其罪尤夥何以反不狄之而稱鄭伯乎荆楚

猾夏大為無道春秋何不狄之而書曰楚子圍宋楚
子圍鄭楚子城蕭楚師侵衛伐陳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鄭乎此皆一字襃貶之弊也善乎朴鄉之言曰春
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狐之戰
不出師者三年秦不顧義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
狄之道也於鄭伐許則曰鄭襄背華即夷狄與楚比
周鄭一歲而再伐許故狄之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

不道殄滅陳蔡晉為盟主既不能救且偽會齊師假道鮮虞是狄之道也是皆深於春秋者也夫事有大小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大小不可以一槩論秦之伐晉事小而地遠故略

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爾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討也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所係

六年

或問曰立武宮葉氏謂私禱成功而立宮然乎曰服虔亦云而孔氏譏其無驗不可從矣曰夾漈以為講武之宮者何也曰黄氏辨之曰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立武宮謂非廟不可也

曰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先儒謂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以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而知之然乎曰夷狄猾夏今又伐鄭之喪豈不可惡直俟欒武子救鄭然後知惡楚乎且當時幸有欒武子之

事也借使無之楚終不見惡乎尋先儒意謂夷狄而稱公子所以褒之也豈有大夫帥師而可褒之乎大夫帥師則楚國之權亦在大夫矣春秋至此始書楚之大夫帥師則夷狄盛而同於中國此則春秋所書之意也

七年

或問曰同盟于馬陵先儒皆謂同病楚然乎曰不然也諸侯固病楚然遂以同病楚釋同盟則非也同盟之

説見於十六年者詳矣

八年

或問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先儒謂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者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罪無罪皆曰殺其大夫盖譏諸侯之專殺耳何關有罪無罪乎

曰天子使召伯来錫公命先儒以天子為義又從左氏作賜何也曰朴鄉於此辨之甚詳其言曰春秋書天

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一莊元年冬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名伯来會葬及此年天子使名伯来錫公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又使来錫命文公以僖公妾母成風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名伯来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

事多稱天子桓公戛弑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私恩故稱天子愚請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也來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使名伯會成風之葬固為非禮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説者曰名冢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牴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傳寫之誤歟啖助吕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由是觀之賜與錫字相近安知非傳寫之誤哉

曰衛人來媵黄氏謂宋二王後得用天子禮三國來媵

天子之制前是必有不得其正故書以見正然乎曰不然也宋雖得用天子之禮不過以天子之禮祭其祖耳然其爵則公也分則臣也地不過百里安得盡用天子之禮哉且三國得媵則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其曰前是必有不得其正億度之辭豈足以垂教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歸于宋先儒謂譏宋公不親迎也然乎曰

於以下闕文

經本文未見譏宋公之不親迎也於經前後則見三國來媵與季孫之致女而已故曰為是起文也

十年

或問曰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先儒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匹夫爾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然乎曰朴鄉曰非也夫既命之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蓋見其私爾

仁人之於弟也固親愛之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為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衣服禮秩如適卒之弑諸兒者無知也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筴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

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薄一則已厚聖人並書於策而兄弟之義著矣

十二年

或問曰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有謂此即白狄然乎曰不然也春秋白狄書白狄赤狄書赤狄狄書狄皆紀實吾乃捨狄之名而從白狄之稱不已過乎

十四年

或問曰莒子朱卒徐氏葉氏謂葬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比之吳楚不得書葬然乎曰不然也春秋之時聘問弔赴皆以人情厚薄與國勢强弱而不以禮是時莒被楚兵潰亂離散雖赴於魯安知魯之必會其葬哉魯不往則史不書史不書則聖人不能加也且吳楚秦皆夷也未嘗無謚安知莒之無謚乎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朴鄉諸儒皆謂春秋執諸侯皆書人為略辭惟此執曹伯書晉侯以為伯討又引左氏負芻殺太子自立為曹伯之罪或又以僖之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書歸之于京師此書歸于京師以為義子皆不取何也曰書人書侯書之不書之仲尼皆因魯史之文也晉人執衛侯固非伯討然是時曹衛黨楚晉欲攘楚故執衛侯而歸之京師雖不免於譎然猶有名焉今負芻殺太子事於經無考

左氏見經獨書晉侯而附會其説豈可遽以書晉人為亂辭書晉侯為伯討書之為正不書之為非正哉晉侯殺其世子申生鄭伯克段于鄢亦書爵可謂伯討乎此皆信左氏之過而不察春秋之大㫖者也

曰宋殺其大夫山而不氏左氏以為背其族何氏以為譖華元則固不足信矣孫氏以為大夫之未命石氏又疑其䑛誰其適從哉曰大夫三命者氏再命者名

史氏常行也劉氏論之矣見於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然則孫氏為近之

曰會吳于鍾離先儒謂吳以號舉夷之也泰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其後世以號舉者以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號耳其說何也曰夷之之說衆矣皆先儒口傳之熟而不察耳劉氏曰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此說近之矣且夷狄之稱君臣同辭蓋略之也哀十二年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當是時吳

主夏盟尤當夷之何為稱子乎其曰以僭稱王而夷之者尤非也吳雖泰伯仲雍之後以其族則伯父以其地則夷狄也且泰伯仲雍非封於吳也逃之荆蠻耳武王克商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而為子固不當進蠻夷而特稱侯伯也惟循夷狄之法雖大稱子而已非以其僭稱王而遂舉號也且楚亦僭王矣春秋每書曰楚子何獨於吳而夷之

十六年

或問曰鄢陵之戰楚子鄭師敗績趙氏辯穀梁有謂君敗而師不敗者何也曰恐無是理也君者師之腹心也師者君之牙爪也安有腹心敗傷而爪牙不傷者乎必其陳列崩破而後及其君爾今以左氏考之有曰敗者壹大楚師薄險又曰天敗楚也又曰先大夫覆師徒者君不在不穀之罪也又曰臣之卒實奔又曰側亡君師然其尚能明日復戰則無甚大敗耳豈可謂不敗乎向使君敗而師不敗則公子側何以見

殺乎然則穀梁舉重之說未為無義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先儒謂曹伯負芻殺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諸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從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不王也朴鄉曰不然也胱文爾然乎曰朴鄉正先儒之謬得之矣其曰胱文亦非也葢春秋凡事有月者書

王無月者不書王蓋王為王月耳請毋以他公之事明之成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四年不書王無月也八年不書王無月也十年不書王無月也十有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十有三年不書王無月也此六年者皆以無月之故而不書王何獨十有七年而脫之乎故曰先儒之謬甚矣朴鄉亦偶未之考耳不書王又見

桓三年

曰九月用郊劉氏以用為用人以祭者亦有所據乎曰

彼見邾人執鄫子用之故以凡稱用者皆用人也殊不知邾用鄫子上言執又言鄫子故知其用為用人今但言用郊則與用致夫人大夫宗婦覿用幣與用牲用田賦用幣于社何以異哉五者不可謂用人也五者不可謂用人用郊獨可謂用人哉

曰晉侯使荀罃乞師呂氏有謂以乞師為名則先王之禮意猶有存者然乎曰不然也為國禮讓固也然上之使下大之使小名分之間不可毫釐僭差也今伯

主以天子之令命諸侯伐有罪乃以乞師為名非所畀屈而為此畀屈之辭豈先王之禮意哉禹伐有苗會羣后誓于師曰咸聽朕命奉辭伐罪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伐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武王誓于牧野曰令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曷嘗言乞哉乞之一字在伯主且不可况天子之命而曰有先王之禮意無乃過許乎信斯言也春秋曷書哉

十八年

或問曰晉弑其君州蒲張氏曰弑君者欒書中行偃也厲公昵用小人殺戮無辜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二臣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衆然予曰此非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豈有弑其君而可分惡於其衆者哉湯放桀武王伐紂有桀紂之亂湯武之德者可也書偃無湯武之德厲公無桀紂之亂則是弑逆之賊而已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使其惡可分則春秋不書矣今春秋明書弒其君州蒲尚可分惡於衆哉又二臣乃世臣非貴戚之卿安可易位哉而易位與弒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使二臣意主於弒而其惡可分是帥天下而為亂也故曰非有道之言曰然則何以不書二臣之名也曰吾於本義言之矣曰晉侯使士匄來聘許氏有謂公朝晉甫歸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叛國之所

以服然乎曰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求睦諸侯而害禮教春秋弗與也悼公之入當先討弑君之賊哀痛以居喪喪畢入見天子然後聘於鄰國斯為禮矣今既不然而但求所以睦諸侯則是五伯急功利之謀惡足尚哉

春秋或問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卷八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元年

或問曰韓厥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君舉謂諸侯從晉而未決存耕謂晉悼糾合之令未嚴然乎曰晉之主諸侯久矣以厲公之暴諸侯且不敢違況悼公即位年雖未壯而其號令舉措固已動人心矣諸侯安得

而疑之乎且諸侯大夫既至鄭邑則自當以兵屬晉豈得不受晉命而遽止於鄫乎必無是理也此其為晉援明矣

二年

或問曰君舉謂城虎牢不繫鄭為天下城之戍虎牢繫之鄭為鄭戍之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皆非一國之辭也朴鄉譏其巧而自為説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耳然

則虎牢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以諸侯城之二説孰優曰皆近是也皆可疑也城楚丘不言衛蓋魯之楚丘也城縁陵不言杞未知其眞為杞也各見之本義此不暇辯城虎牢不繫之鄭者虎牢非鄭之邑也鄭滅東虢而據之者也故春秋書城虎牢而不繫之鄭儻謂為天下城之而不繫之鄭則戍虎牢亦為天下戍之何必繫之鄭哉此君舉之説可疑者也虎牢者鄭滅東虢為制邑秦漢時為成臯左氏載妾

氏請制莊公曰制巖邑也則制屬鄭久矣使鄭不能有必入於楚而制又巖險之邑諸侯未嘗伐楚安得遽取虎牢而滅之其為鄭有明矣此朴鄉之說可疑者也夫朴鄉辯君舉城虎牢之非而不辨君舉戍虎牢之說意必是其論矣苟如其言為鄭戍之則繼書楚公子貞救鄭次年鄭公孫舍之侵宋諸侯復伐鄭則又非為鄭戍之矣姑闕其疑可也雖然二子之說其意過於先儒所謂不繫鄭為責在鄭繫鄭為罪諸

侯亦遠矣餘見下文

三年

或問曰雞澤之盟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黄氏謂晉之所以伯在得陳鄭而已故以大夫盟陳之臣晉無屈已之辱袁僑無伉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為悼之賢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何得為專其説善矣而劉氏之意亦與之符予不從之而復取君舉康侯之

說為本義者何也曰在春秋之世諸侯下從大夫大夫上伉諸侯而為盟悼公獨能別而盟之則可謂賢矣若正之以三王之道則未也夫諸侯自為盟已瀆先王之典况既盟而復使大夫盟乎則是重瀆王典重褻鬼神也是盟雖諸侯使之然積習則生常人皆知大夫為可盟而莫知其禮樂自大夫出所以溴梁之會大夫自盟而不可以異者耳習聞而目習見也故君子常慎其始夫晉得陳鄭然後可以安中國而

郤荆楚者其勢然也此悼公得陳之急而惟恐失衰儕之心故汲汲使大夫而與之盟就伯者論可謂知幾而識勢以王道論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弗為陳鄭既不可失不義又不可為聖人於此必有以權其輕重而處之矣若康侯之論庶幾近之予焉得順當時之習而許悼公之賢哉故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五年

或問曰戍陳孫氏高氏謂與城楚丘同義然乎曰不同也楚丘之名三傳雖言衛邑以經文考之則魯邑也又無上下文勢可觀今戍陳則灼知其為陳而無他矣又以上文諸侯會于戚下文諸侯救陳觀之則知諸侯皆戍無緣獨魯也但魯史僅書本國之事而孔子因之不革耳何得與城楚丘同義哉

十年

或問曰戍鄭虎牢先儒有謂虎牢不繫鄭則責在鄭戍

而繫鄭則罪諸侯罪諸侯者責伯主之寡謀然乎曰不然也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繫鄭者魯史之舊夫子因之而不革耳當時魯史不過紀其事實未有垂教之意也廹夫子取之以垂教亦不過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而已由此觀之一字褒貶之説有不待辯而見也夫不寓意於一事之間而寓意於一字一句之表春秋豈不晦且艱哉餘見本義此不復辨

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先儒謂春秋以救許楚所以深

罪諸侯不能保鄭曾荆楚之不若然乎曰救固有善者矣然夷狄之救鄭乃為一己之計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況合天下之諸侯而伐鄭之從楚楚敢以大夫帥師而救鄭以抗中國則見夷狄之横而中國之衰甚矣何許之有

十一年

或問曰作三軍先儒皆謂三軍乃魯之舊三家廢公室之三軍而各有其一謂之作三軍者何也曰若魯舊

有三軍而三家但各有其一經必書曰取三軍或曰分三軍必不曰作三軍也作者前之所未有者也猶曰作丘甲之類也昭五年必不書曰舍中軍惟其民少數而不及中軍之數又伯主將徵大國三軍之賦又季氏欲取一軍而使孟孫叔孫共取一軍故舍中軍而復其二軍之舊此事之較然者也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其言可謂約而明矣曰詩何

以言公徒三萬公車千乘也曰詩人之辭舉其大略以頌僖公耳而主意則不在是也且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二軍者二萬五千人頌人之辭但形容其大而不言其小但形容其衆而不言其寡詩言三萬亦何傷哉若魯舊有三軍則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在詩當言四萬不可言三萬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其曰公車千乘亦總言其車乘之多耳說春秋者執此說以意魯之有三軍不已泥乎曰葉氏

又謂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其鞌之戰則又加於三軍者何也曰在周禮固有一卿一軍之法成公之時魯地不加辟魯民不加衆安得公徒五萬哉鞌之戰特四卿並將耳或二卿合將一軍四卿則將二軍或一卿不及萬二千五百之數亦不可考也曰夾漈又謂宣成以來魯有五卿卿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嬰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為東門二家弱而不能軍其民故

三家分為二軍而專之者何也曰此於經傳無據特揣度而為此言耳若五卿各一軍魯之出征者當有六萬二千五百人雖成公作丘甲不過三增其一而已不應倍差魯人之舊數也又若三家是時已分五軍而將之當分為三軍不應反分為二軍而三家共將之也經亦不可言作三軍昭五年不可言舍中軍也說春秋者當據經求義三傳之謬且不足據況於三傳之外因緣生義求合經者猶方底而圓蓋難乎

其合矣

曰同盟于亳城北先儒多謂鄭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尤其既同又叛然乎曰不然也同盟之義見於莊十六年詳矣非因鄭之叛而書同盟也且同之一字謂魯史當時之筆邪魯史豈能預知鄭之叛而先書同盟以待鄭謂魯史見鄭之叛盟而追書邪則史無二筆謂孔子修春秋而追書邪則孔子不改舊史三者無一可也夫春秋書同盟者多矣有同盟而叛者亦

有同盟而不叛者讀春秋者何以辨此為又叛而書同彼為不叛而書同乎且春秋單書盟而又叛者亦多矣春秋何不悉改為同盟哉

曰會于蕭魚先儒之論孰優曰朴鄉之論最優其言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畢至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

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鄭陳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有鄬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則楚伐鄭鄭受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

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從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

能騾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鄢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凛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從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

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遜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强盛以至於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是悼公

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大夫之專盟幸莒巳服則不暇恤

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十四年

或問曰叔孫豹會晉荀偃伐秦左氏叙其事詳矣而子疑焉何邪曰大抵左氏雜採外史與百家之説又自為言以售己見多不可據故今此傳本欲售夫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

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之說而為此遷延之
意愚故擇其甚者附之以劉氏之辨而姑置前說於
本義之間使讀者自考焉觀晉之一伐秦而終春秋
之世秦不敢報晉則左氏之說豈無疑哉

十五年

或問曰劉夏逆王后于齊孫氏謂劉夏非三公故齊姜
歸于京師略而不書然乎曰不然也不書齊姜歸于
京師者歸之時無所譏也非為劉夏非三公而不書

也夫齊姜歸于京師禮也春秋無譏焉無譏則不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則譏矣何以有譏譏劉夏非公也故曰春秋不書常事曰然則劉氏康侯謂不稱使為不與天子之使劉夏者然乎曰不然也此抑揚予奪之說之獘也苟以不稱使為不與則凡春秋稱王使者皆與之乎是以知其不然也曰杜氏謂使上卿逆而公監之康侯取焉亦可信乎曰杜氏康侯信左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之說而意其為禮爾於禮文

無考也吾未知其必然也姑闕以俟知者

曰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常山謂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然乎

曰未也夫聖人常責人始謀之不慎而不責人事勢之已壞故書公子季友卒而季孫行父復見公子牙卒而公孫兹復見公子慶父奔莒而公孫敖復見者春秋慎始之微意也自後歷書三家之專政至襄公時則已三家其民矣況襄為庸主不能撥亂反正君

弱兵少宜其救成而僅至遇也其後昭公客死則禍之極也昔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三家之分晉而朱子首述見幾之言故春秋屬辭比事拳拳於履霜之戒若據事責人末之難矣曰然則莘老謂襄公不敢抗齊以自取危亡然乎曰亦末也襄公為國不能修德正刑而坐視國政至於如此豈無可譏然當齊之伐而冒然一進以取敗辱國喪身豈良謀哉曰然則孫氏高氏以不書次為非譏何也曰當時齊兵去留

緩速不可知襄公進退遲久不可辨豈可以不書次為非譏哉且至遇與次理勢自不可同何必執此以求彼之必同哉

曰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鄆常山謂由不能救成故成鄆見壞而城也然乎曰不然也黄氏嘗論之矣其言曰魯自作三軍魯民盡為三家所有而成又孟氏之私邑諸家反責襄公不能救成致鄆壞而非時以城殆熟於耳聞而不察之論也曰張氏又謂待事之無及

敵去而後城為已晚者然乎曰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此事捨三家而論則誠若張氏之譏今季孫叔孫帥師而城孟氏之私邑乃獨譏其城之已晚豈免放飯流歠而齒決是務之譏乎

十八年

或問曰晉侯與諸侯同圍齊先儒皆以諸侯同心疾齊而書同者何也曰此一字褒貶之弊也六國圍新城十二國圍許九國圍彭城皆不言同豈必同心而能

成圍哉郲莒黨齊而伐魯見於經者詳矣今皆廹於晉命而圍齊亦豈與諸侯同心疾齊者乎湯誓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周大誥曰王害不違卜王者之師尚然況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能悉同心也哉曰諸侯不同心何以能圍齊也曰其閒亦有同心者矣然春秋非以同心之故而書同圍也同圍者共圍而已耳而同怒齊之意在其中矣

曰曹伯負芻卒于師許氏謂負芻之罪不容於堯舜之

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然乎曰不然也負芻殺世子見於傳不見於經孔子作春秋將使人尋傳以見義乎抑亦據經比事以見義乎夫經不待傳而自明者也讀春秋者則亦據經比事以見義而已矣

十九年

或問曰公至自伐齊先儒謂圍齊以伐致見靈公無道宜得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為春秋沮橫逆抑

強暴之意然乎曰不然也凡諸侯出兵必告於廟曰將伐某及其伐而圍也乃伐中之一事安得預擬圍齊而以圍告乎然則出以伐告明矣出以伐告則歸亦以伐至理之常也且致伐者魯史之辭也夫子因之以見所告非所事與其久近踰時云爾不識當時史氏亦有免其圍齊之罪之意乎夫圍齊伐齊其罪一也伐而不服則圍之何獨伐齊得免其罪而圍齊不免乎不通之論也

曰葬曹成公高氏謂曹伯不葬者也以其赦於京師尊王命而書葬然乎曰不然也曹伯卒與其他諸侯卒等也何為不葬哉高氏之説信傳之過耳

曰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諸儒皆善之子於公穀既力辨之而知其非矣獨孫氏有謂士匄貪不伐喪之善以廢君命為惡者超乎衆説之外矣子亦不取何也曰孫氏之説善矣然非聖人與人為善之意也夫士匄之還也安知其誠心哉若例以貪不伐喪之善

而立論將誰為善哉孔子聞公叔文子之言笑取也但曰其然豈其然乎亦疑之而未決也聖人肯沮人之善心哉但大夫侵人之國其罪大聞喪而還其善小故不得僅取其善乎

二十年

或問曰澶淵之盟許氏謂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者各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悼公之遺烈也然乎曰不然也盟曰同

盟者各隨當時所命之名非孔子旋爲此名也前書同盟先儒皆以同心爲義十八年同圍齊先儒亦以同心爲義義理固未當今據許氏則凡書同者反不同不書同者反同也此所謂失其本旨

二十一年

或問曰九月十月朔兩書日食何也曰石氏論之矣其言曰此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而食才三十六也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連月而食也諸儒以為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愚謂杜氏以長歷推日食不得則反曰經誤謬矣

二十三年

或問曰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穀氏謂聶北先言次而

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揄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不及事故以次終之然乎曰不然也先次後救先救後次隨其事而立言故不同耳不可比方以生義也聶北救邢有救邢之名而無救邢之實者也雍榆救晉既受君命畏而不敢進者也其不及事等也且救邢而邢遷於夷儀然後城之非不及事哉何得謂之卒救邢乎凡例之弊不可以不辯

二十四年

或問曰叔孫豹如京師許氏謂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然乎曰不然也此論可施之國史國史者善與不善常與非常悉書之故可以考五十年之不遣聘今春秋不書常事遇非常然後書之則吾不能考其聘之疏數也以此觀之自是不書聘王之語非也

二十五年

或問曰諸侯同盟于重丘髙氏康侯張氏諸儒謂崔杼弒君晉侯受賂而許之成故特書曰同以罪之然乎曰二幽之同與重丘之同春秋一書之後世何以辨二幽非特書而重丘之為特書也春秋凡書同盟者先儒或以為同外楚或以為同尊周於同圍齊又以為同心而圍齊於重丘之同盟又以為晉侯受賂特書同以罪之則是此書同者以其不同也學春秋者將誰適從哉其故以先儒據傳而生義隨意而為辭

不復斷之以理故為此言爾左氏倡於始杜氏和於中諸儒成於後使聖經孤立不勝衆口亦可悲也

曰衛侯入于夷儀而不名先儒謂鄭伯突奪正故特書名以絶之衛侯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有歸道而未絶故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於衛然後名之為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然乎曰不然也衛侯衎出奔左氏穀梁不名者闕文也而公羊則有衎之名焉固當以公羊為正矣及其入于夷儀三

傳皆不名安知其非闕文哉何以知之衛侯衎復歸于衛以其名也衛侯之入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亦不當名入當名則復亦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為闕文矣所謂侯其改過遷善者億度穿鑿之辭也億度穿鑿之辭生於一字之褒貶經之不明良此由也夫諸侯卒名所以别其一死一繼也諸侯失地名之以别其一出一入也茍以失地名為貶不名為褒則諸侯卒而名者何罪而

貶之哉況衛衎出奔已十二年茍有世叔儀母弟鱄為之先後聖人未暇論也聖人之所論者義也有以為之先後者勢也舍其義而論其勢豈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謂哉二十六年衛侯復歸于衛而名先儒又謂衛侯失信無刑因而弗革雖得國猶非其國者然乎曰此不然之甚者也聖人修春秋以明綱常而已其始也強臣柄國衛侯不君遂至失國天子方伯不能正至使衛侯自入夷儀甯喜弑剽而

後復此綱常不明之顯者也至於失信無刑乃其事之細者後世覩傳而推測至此固已鑿矣況又以名衔而見則鑿之甚也如此而學春秋何所往而不可妄說哉

二十六年

或問曰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先儒謂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良霄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其不助孫氏也然乎曰不然也凡春

秋大夫以名見者皆再命大夫也稱人者皆微者也

程子固言之矣一字褒貶愚亦辨之矣今此言助孫

氏者左氏之說而不見於經者也且趙武貶稱人為

助孫氏如左氏言宋人為宋向戌亦助孫氏者乎曹

人不知為誰又不知其助孫氏否也善乎啖氏之論

曰時會者非趙武別是未命之大夫而左氏曲觧之

可謂正大而明白矣

二十七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先儒謂甯喜弑君不以討賊之詞書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君失其信而國無刑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乎曰不然也此亦穀梁惡衛侯之意而引左氏之辭以實之者也吾於穀梁既言之矣

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孫氏謂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然乎曰不

然也宋之盟春秋不與大夫無諸侯然則溴梁之會春秋將與大夫無諸侯乎不通之論也子以為製言之體當然爾於穀梁言之矣曰劉氏謂稱諸侯為常文不稱諸侯為變文然乎曰不然也皆常文也義則皆變也溴梁之會上序諸侯之爵下言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耳何變之有於穀梁亦言之矣曰康侯謂一地而再言宋有大美惡焉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諸侯南向朝楚及申之會蠻夷篡弑之賊

大合十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自宋之盟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以貶之然乎曰不然也宋之盟固聖人之所哀也然不在再言宋見之也春秋再言宋者以其會在夏至秋而始盟又有衛殺甯喜衛鱄奔晉之事以間之故不得不再言宋爾夫以中國夷狄之大夫主會主盟其事豈不可哀而必於再言宋見義焉必無之理也

二十八年

或問曰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杜氏謂十二月無乙未何也曰范氏二吕言之矣其言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為辰在申司厯過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

以為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孔穎達正義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九年

或問曰公在楚劉張諸儒存公之説子既辯於公羊之書矣莘老又謂襄公見制於楚昭公見逐於臣固有罪矣然他公之無事而久留於外遂廢朝正之禮春秋深罪之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書其重者而略其輕

者則有之矣未有書其輕者以見重者之義也夫公之在齊晉而不得朝正於廟雖非王事然猶伯主之事也猶在中國也非無罪也然罪少輕矣故但書曰公如齊如晉曰公至自齊自晉以見義焉若在乾侯則甚矣而在楚又有甚焉故既書公如公至而於其朝正之時又書公之所在也嗚呼嚴矣

曰吴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辨而有閒矣然常山康侯張氏諸儒反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為

貶得其説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為襃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為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説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而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

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受春秋之託乃亦為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曰齊高止出奔北燕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所書皆無君之事也唯其實書之故可以訓後世若改其實掩其非而書之何以訓後世哉天下之罪莫大乎子殺父臣殺君春秋猶直書之以垂訓以

大夫而放大夫春秋反没大夫之名為自奔之文以垂訓乎予於左氏既言之矣

三十年

或問曰宋伯姬卒左氏以為譏穀梁以為賢子既兩辨之而有聞矣然劉氏又謂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非安於性命者能之與夫所謂夷齊之餓死無以過之者然乎曰不然也既可以全生而又不

害其貞是乃義之所在故君子有全生而已矣唯其
有害於貞也故弗得全其生耳夫君子行禮度義之
輕重禮重而義輕則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
從義保傅不在而不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
之遺體義之重也故君子寧捨禮以就義弗害義以
行禮伯姬之事害義以行禮者也是故弗取也夷齊
之餓死雖不合乎聖人之大權然猶為守天下之大
經故聖人取焉伯姬之死守小禮以害大義豈可與

夷齊同日語哉曰許氏亦謂春秋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春秋詳録者何也曰共姬之事孟子所謂執一者也惡得為婦道之表使可表也乃常事也春秋不書常事先儒固已言之矣愚甞曰伯姬之死適與災同日耳左穀之說妄意之也劉氏之於三傳辨之詳矣今不唯不辨其妄而又取之亦可怪也

曰鄭良霄奔許自許入于鄭劉氏諸儒謂不言復入為位未絶然乎曰不然也凡大夫出奔者非以道去國

之謂也以道去國者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是之謂位未絕也為人臣有罪而至於出奔雖一日即絕也何待久而後絕哉曰邦衡高氏謂宋華元無罪故再言宋華元良霄有罪故不再言鄭良霄然乎曰不然也宋華元奔晉與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與宋殺其大夫出與宋魚石出奔楚一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為一事各為一義予於本義已言之矣且有罪無罪即其事而可見豈在再言國為無罪不再言國為

有罪哉古今書法未有若是者也此皆凡例之弊子之所不尚也

曰葬蔡景公先儒謂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景公猶書為徧刺天下之諸侯魯隱宋殤之賊不討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簒弑以立而反書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非春秋之義傳之鑿也凡諸侯見弑而不書葬者以其國亂而不成葬禮或

不以葬期告於諸侯或以告而諸侯不會葬故魯史無之而春秋不得書也今蔡楚屬也魯方事楚因魯會葬而史書之故得見於春秋若欲徧刺天下之諸侯何不於宋殤書之而始見義於此乎莊閔僖之不書即位亦以君父見弑不成即位之禮故魯史無其事孔子不得而録桓宣之書即位則以與聞乎故欲欺其國人以不知顯然行即位之禮故魯史有其事孔子不得而去今以桓宣之書即位比蔡景之書葬

聞者或不之察以為信然然以大義求之則不勝其穿鑿此春秋本義所以展轉晦蝕非小害也○吕亦云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春秋猶書其葬則是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本無是説而為之説者必曲為之義以信其説使聖人之意不明為聖門之罪人偉哉論也

春秋或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或問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鄭文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春秋或問卷九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元年

或問曰晉趙武楚公子圍虢之會經言會而傳言盟髙氏諸儒謂不書盟者以盟先楚故沒之是時晉主會而楚主盟故也宋盟亦楚主之耳特書之者著諸侯之弭兵以為盟皆不外楚也然乎曰此信傳疑經之

過也宋盟則書盟號會則書會春秋據事直書之法也使盟果先楚春秋正當書之以見義何必没之乎且諸侯以弭兵為名而無弭兵之實聖人安得信其虚名而遽不没宋之盟哉

曰秦鍼奔晉葉氏謂以景公為不能兄也故目弟康侯謂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者何也曰春秋因事見義若化工之賦物而名得其真其曰不能兄故目弟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皆非春秋自然之法

也

曰莒去疾入莒莒展輿奔吳劉氏謂莒展輿常稱子而不稱子以其不討賊失子之道也然乎曰展輿不討賊固失子之道矣謂因其失子之道而去其子之稱亦非春秋法許世子止蔡世子般親弒其父猶不去世子豈有不討賊而去其子之稱哉曰東萊謂展輿踰年而不書爵去疾不稱公子而繫之莒為不成展輿之為君許去疾假齊以討展輿也然乎曰書去疾

之入而不繫之莒則人不知其為何國之人故繫之莒云爾大凡繫國者製言之體爾何足以為義哉且展輿無與聞乎弒之迹其可罪者不討賊而已齊奉去疾以逐展輿去疾既入而亦不討賊聖人安得許其假齊以討展輿哉曰朴鄉亦謂去疾長而繫莒為當立而奔齊莒人已立展輿其繫展輿以莒亦宜展輿雖已立而未踰年猶未成為君故不稱君而但曰展輿爾則聖人所書莒事為兩下爭國之辭又謂入

于莒者為難辭然乎曰左氏載去疾長展輿少之事本不可信辨疑言之矣若但以繫莒為當立則無此理也夫莒子見弑於前年之十有一月展輿安得為未踰年之君乎且經明書去疾入莒入者篡辭也豈但為難辭而已哉夫展輿既立矣去疾奔齊矣安得為兩下爭國之辭哉曰然則左氏以展輿不稱君者何也曰劉氏康侯既辨之矣

曰楚子卒左氏以為弑劉氏朴鄉黄氏既辨之然邦衡

謂不原其賊為迹涉闇昧慮無辜之濫及故不書弑者何也曰諸侯被弑赴告鄰國豈皆以其實哉魯知其弑則書弑矣且左氏明言公子圍問王疾縊而殺之何為闇昧哉今經書卒則是蔽賊也豈理也哉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又為說以蒙之經之不明不以是哉

四年

或問曰楚子諸侯會于申莘老諸儒曰淮夷不殊會者

盖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夷狄也晉中國也吴夷狄也于柤于向是以殊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故不殊會然乎曰不然也柤與向諸侯大夫往會吴故春秋書諸侯會吴于向會吴于柤此則淮夷來與其會自當直叙於諸侯之下文勢當然夫復何疑而以不殊會為義乎且上書内大夫會某大夫者魯史之常法也下書大夫會吴者魯與諸侯之大夫往會吴也製言之體當如是爾然則殊會之説施之柤與向且不

可通況施之申之會乎秀巖亦曰諸侯之會為吴而出故因其實而記之也申之會不為淮夷而出故序之於諸侯之下亦其宜也曰髙氏諸家謂諸侯㑹弑逆之賊者何也曰信左氏之𡚁也劉氏黄氏朴鄉既辨之矣

曰楚子及諸侯伐吴執齊慶封殺之孫氏莘老君舉葉氏諸儒皆謂不言楚人殺之者不與楚討也其不與楚討者以楚靈貪虐不道殄滅陳蔡故孔子以諸侯

共執為文所以與殺陳夏徵舒異也然乎曰不然也經書執齊慶封殺之者蒙上楚子伐吴之文不必再言楚人也且楚人先執而後殺其事與殺陳夏徵舒異何必比而同之哉當時諸侯唯楚命是聽執而殺之者楚子耳孔子安得變亂其實使若諸侯殺之哉曰劉氏諸儒以為分善於諸侯者何也曰此舉未嘗有善也使楚子灼知弑賊之當討而討之猶可以言善原楚子之情不過伐吴而慶封者吴之所封故殺

之所謂仗義以行私者也惡得謂之善哉曰葉氏諸儒謂為齊討者何也曰楚之憤吳久矣一旦得志則報怨而已何有為齊討哉

曰取鄫劉氏謂取附庸之辭莒已滅之為附庸乎莒也然乎曰不然也外凡書取國者皆取也謂存其社稷但使其君屬已而已内凡書取國者皆滅也諱惡也襄六年經明書曰莒人滅鄫則是夷其社稷而廢其君矣安得復使之為附庸乎劉氏見莒前既滅鄫今

魯復取之故疑其附庸乎莒今魯復取而附庸之殊不知魯凡言取者皆滅也但鄫之復國不可得而考耳然以書法觀之必非附庸乎莒而今亦必非附庸乎魯也

五年

或問曰楚殺其大夫屈申劉氏謂屈申君弑不討國亂不去北面事讎為足以殺其身然乎曰楚麇非殺劉氏既辨之矣今之云云偶自相戾耳

六年

或問曰宋華合比出奔衛傳者多矣子皆略之何也曰傳者雖多不過據左氏寺人柳以立義而於經了不相干寺人柳之事吾不得辨其是非然傳者據之以立義則吾知其非也故略之也

七年

或問曰暨齊平趙氏謂齊取賂于燕見利忘義故以齊求平為辭然乎曰此惑於左氏杜氏之弊也孔子脩

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未嘗反其說以見義也至其門人陸氏亦云據實言之乃是啖及趙氏每辨三傳之非而其言若此則三傳之惑人也尚矣

八年

或問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孫氏諸儒謂親之以見其惡然乎曰此穀梁之說愚既辨之矣曰常山諸儒以為招欲取國不特骨肉相殘然乎曰當時事迹不可盡考或其謀篡或為公子留殺偃師亦未可

知然楚執干徵師而留即奔鄭則左氏之言可信而招為留殺之也曰邦衡謂再舉陳者以明陳之存亡繫於世子殺世子而陳之亡形具故繫之以國然乎曰經再舉陳者製言之體當如是也單舉世子而不書陳則不明其為陳世子也夫世子者一國之本存亡繫焉夫人能知也不在再舉陳之一字而後顯也曰蒐于紅劉氏諸儒皆云不書公為公不與陳君舉亦謂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然乎曰不然

也以理勢觀之謂之三家之志三家之兵則可謂之公不與焉則不可魯自昭五年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而公無民昭公定公凡五蒐皆三家之兵可知矣然當時昭公猶擁虛器未應舍公而自為蒐也然桓莊之狩皆稱公者公志也昭定之蒐不稱公者非公志也論其書法不無微意耳若曰公不與而不書公則求之過也何以明其為三家之志也昭十一年夫人薨而蒐于比蒲於時昭公奚暇乎蒐而儼然大蒐

知其為三家之志矣何以明其蒐之必有公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經亦不書公而其下書曰邾子來會公知其公之與蒐也張氏亦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孫孟孫氏之所為也然愚又以大閱之類舉不書公較之則亦文法有如此者未可盡以非公之志而不書公也讀春秋者不以辭害義斯盡善矣

曰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孫氏謂此公子招殺過而言

陳人者不與公子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為文也然乎曰不然也使聖人不與公子招殺之也正當書招以見其罪肯為陳人自討之文以匿招之罪乎曰高氏謂其不書招殺過者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者何也曰過固有罪矣使昭獨殺之聖人因過之有罪而移招之罪於衆人亦無是理也曰東萊又謂過為招所殺而不以兩下之辭書為過立公子留而得罪於國人故國人共殺之者何也曰招果自殺過經必以

兩下之辭書之矣苟國人惡過立公子留而殺之則過乃簒逆之黨經亦不書殺其大夫矣凡經書殺其大夫者皆譏其以諸侯而專殺之也意者公子招與國之大夫懼楚之討而共殺過以覬免故經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左氏得其意僅舉公子招之殺過而不言衆大夫爾故愚於左氏不敢不取而又不敢盡信者此也然於他書無考其實惡得而質言之哉

曰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孔奐葉氏謂楚

子也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而已者然乎曰不然也滅陳稱師者見其用大衆也非不正其伯討而改子為師也孔子未嘗亂史之實也曰杜氏謂奐為招之黨者何也曰張氏嘗辨之矣其言曰奐為招黨他無所見蓋杜氏億料之辭耳

曰葬陳哀公先儒皆謂楚人葬之經不書楚為不與楚葬之然乎曰謂楚人葬之者是也謂不與楚葬之者非也不書楚人葬陳哀公者黎氏謂與執陳公子招

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楚師滅陳之文其言約其旨明矣既見之本義矣不煩多説也曰春秋凡言葬諸侯者莫非魯往會葬今經書葬陳哀公矣子何以知其非魯之會葬也曰楚方滅陳而據陳矣魯畏楚者也安敢會陳侯之葬哉且陳已滅必不赴諸侯以葬期魯之不會無足疑者

十年

或問曰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劉氏謂舍中

軍制也僭三軍利也然乎曰不然也夫舍中軍左氏備矣舍中軍則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仲叔各據其一僭魯之民自若也豈三家灼知中國之制不可三軍而舍之以復古歟曰康侯謂季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雖舍中軍而三軍舊額固在信乎秀巖嘗曰魯舍中軍之後軍制之詳不可得而知但以晉考之每軍各有將佐若三軍皆行則六卿並出亦有將佐不同出者今以三卿為三軍則誤也以傳考

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仲孫叔孫氏各一而叔氏無與焉當此時魯卿之有軍行者意如也婼也叔孫婼也彼叔弓又安得一軍而率之哉叔弓者宣公之弟叔肸之孫胡氏似誤以為叔孫也其考之亦不詳矣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先儒皆以名楚子為貶子一切略之何也曰朴鄉論之矣朴鄉曰諸侯不生名非失國也非爭國也則不名而楚子虔衛侯

燬名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説而不得也或曰衛侯使禮至仕邢既而伐之禮至從國子廵城披而殺之於外是懷詐以滅人也蔡般弒君父而立楚靈王不能聲其罪而討乃包藏禍心甘言重幣以誘而殺之遂滅其國此二者皆聖人之所甚惡也是以特名之為此説亦近似矣愚嘗思之竊謂聖人之作春秋不以名字為褒貶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别也初非有褒貶於其間也

後世之儒以名字為褒貶而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為褒貶也名於質之經而不合則必曲為之說以通之故治春秋者多失之鑿且如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之說然以經考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邪至於楚子虔則滅同姓之名又不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

也此言近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固所以著楚子之罪矣又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爾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恐因此而譌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後儒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虔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義爾

曰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慭先儒皆謂謀救蔡而子違之何邪曰謂謀救蔡者左氏之說葉氏辨之矣今以經文考之不見救蔡之文以事迹觀之一會之後楚自滅蔡葉氏所謂適在救蔡之中故傳意之者近之矣

曰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劉氏謂君存稱世子君没稱子某君既没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盡其道

之謂也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則有為之者盡於世子矣其説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者據事直書者也非君子與之繼世而為此設辭也人有弒其父者可謂不子矣而春秋書楚世子商人蔡世子般然則稱世子者君子果與其繼世乎知弒父之賊復稱世子則知盡世子之道者不以世子見義也孫氏曰有當稱子而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案四月丁巳楚虔又殺蔡侯般楚棄疾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於死此其未立可知也康侯胡氏亦用孫氏以為說予既附於公羊之辨矣

十二年

或問曰晉伐鮮虞蘇氏謂特書晉為深罪晉楚滅陳蔡而晉不救也常山謂晉懷利尚詐夷狄之道故書晉以狄之者何也曰謂懷利尚詐者左氏之說謂狄之者穀梁之論而誤信之者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固

可罪也然豈在單舉晉以為貶哉居仁曰為春秋者以為書州書國書人及書帥師者姓名為褒貶輕重故以晉伐鮮虞不書人與師為狄之也以理考之則恐未然夫事有小大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因是以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誅討也其事則微故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故書楚書吳皆略之之辭爾以為遠者有不可

得而詳也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為襃貶輕重也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如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輕重所繫無疑也其言可以破千古之謬矣然愚謂居仁謂逺者有不可得而詳者是也以小事而略之者非也若以事小而略之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事亦小也何為不小之哉

十三年

或問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孫氏高氏諸儒皆謂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何也曰此言左氏謂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之事與公羊歸無惡穀梁非弒之論而為此言也左傳之事其信否未可知公穀歸無惡與不弒之論則斷不可取今據經求意但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而遂弒其君曷嘗有先言歸以明比不與謀之意哉曰劉氏亦謂言歸為

易者何也曰此亦習於三傳之說而不自覺者也劉氏作權衡以辨三傳之非明炳幾微而獨此昧焉知邪說之惑人也深矣曰高氏又謂此非親弒加之罪者何也曰此亦信公穀之說云爾大凡弒君者豈必手投刃哉或使弒之或脅殺之皆謂之弒故趙穿弒君而經書趙盾者盾使之也楚靈自經而經書比弒者比脅之也安可謂比非親弒加之弒哉

曰平丘盟葉氏諸儒謂猶幸有此然乎曰不然也平丘

之會據經而觀强楚自若諸侯曰離會君不盟大夫見執又據左氏則叔向矜其甲兵欲懼諸侯爾何必幸有此哉曰劉氏葉氏諸儒謂一地再言為復陳蔡而善是盟然乎曰此因穀梁之說而演之者也愚既辨之矣曰莘老諸儒謂公可以與盟畏楚之强逃歸不盟然乎曰詳味經文及考左氏本晉不許魯非魯不許晉也且魯既與會矣不應懼楚而復不盟也使懼楚則不會矣既會而不盟何益於懼楚哉曰康侯

抑崇之言如何曰康侯固不失理然多就傳生義抑崇本諸孫氏愚既取孫氏之說矣

曰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孫氏謂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為抑强夷存中國者然乎曰聖人固欲存中國抑强夷也然不在以陳蔡自歸為文以見義也凡諸侯大夫出奔而倚大國以歸者春秋皆書某自某國以見諸侯大夫有所挾大國有所奉之罪使楚滅而今復封之正當直書其事以見夷狄封中國之

罪何得反改曰歸以没其實又使後世測度非歸以見抑强夷存中國之義乎曰高氏謂雖制在夷狄而平丘之會為有功故聖人特以陳蔡自歸為文者然乎曰平丘之會楚未必懼且陳蔡歸國春秋雖書在會平丘之後然陳蔡復國實在會平丘之前不可以平丘之會為功也使平丘之會果有功也亦不在自歸為文以見義曰葉氏又謂陳蔡歸國皆請於王者然乎曰請於王經與三傳外史皆無所考意之而已

十五年

或問曰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孫氏謂有事於武宫非志也由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故志之然乎曰不然也有事于武宫雖為去樂卒事而起然武宫之不當祭亦因有以見義故春秋一事兼數義者有之武宫者豈其所當有事者乎孫氏之説施之宣八年有事于大廟者可也曰常山引柳莊寢疾之事以明不當告因其告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皆

由告故也者然乎曰不當告之説施之卿卒在外者可也愚於本義既言之矣其曰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者亦非也夫卿卒在外不以告若卿卒於涖事豈可禴入而去樂以卒事哉愚於本義既引孫氏説明之矣誤入不得已而去樂卒事則是春秋然譏其不當告而不譏其去樂卒事也今案左氏本叔弓涖事而卒則是不待告而知者也既不告而自知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則是得揹之宜春秋不在書者

也今則何以書乎曰莘老孫氏又謂去樂卒事合禮矣春秋言之者為有事於武宫之廢廟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然乎曰如其説則春秋但書有事于武宫足矣何必贅此下文乎曰朴鄉諸儒亦謂去樂卒事其可也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者然乎曰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其正可不謂禮乎不可不謂之禮則亦常事而已春秋何必書哉夫所謂非常者謂非禮也夫朴鄉諸儒將以禮之變者為非禮乎曰髙氏謂

禮大夫當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君聞臣喪何獨不然者然乎曰君臣之尊卑禮之隆殺等級猶天之於地也臣聞君之喪而攝主以往君聞臣之喪而亦攝主以往則尊卑倒懸紀綱不立矣此不辨而可知者也

十七年

或問曰有星孛于大辰左氏以為宋齊陳鄭災先儒以大辰為心心為明堂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

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加宿為吳人僭亂日敝於兵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故氛氣所指在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許氏則又兼二家之説予一切違之何也曰日星霜露之變由乎人事之感而天應之天應之而人復被其災所謂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者也然必指某事以實之則瑣碎支離而穿鑿附會此漢儒

之通弊不可復述也

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邦衡謂吳楚不言敗而言戰為惡夷狄交攻故不别其勝負而一目之然乎曰不然也夷狄交攻固可惡也然書其勝負復何傷哉此盖勝負敵耳不煩多説也

十九年

或問曰宋公伐邾高氏謂天下無伯而宋元正之是以春秋録而進之然乎曰不然也凡伐人之國者皆無

正也特有彼善於此耳姑考左氏宋本為向戍之女而親伐國尤不當進之也曰先儒謂宋為聲罪致討之兵歸郜之俘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者何也曰伐人之國取人之邑諸侯不臣而肆强陵弱罪之大者也以其聲罪歸俘而遂釋其取邑則是因小惠而蓋大罪聖人宜不如是況取邑之事未足信邪

曰葬許悼公先儒皆謂賊不討不書葬然乎曰此公穀之說也石氏曰穀梁傳例弑君而賊不討者不書葬

其書葬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止為殺父此傳例也通於經則不可黎氏曰被弑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無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為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般未討而固亦書葬邪善觀許悼弑而書葬者非他蓋變生於内而不及國又般止欲没其弑逆之迹具

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故書葬焉歐陽公止爲弑得其言矣

二十年

或問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劉氏謂言自鄸待放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自鄸奔宋紀實事爾盖與大凡出奔者同一義也待放之說不亦遠於經乎且華亥自南里出奔楚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經嘗先書其叛與入矣其書自某出奔則文同也亦可以待放言

乎曰邦衡抑崇少蘊諸家皆謂會據邑以叛未及發而奔者何也曰此信公羊之說求之過而為之辭者也知公羊之誤則先儒之說有不待辨

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任氏諸儒謂齊豹非卿故書盜然乎曰其稱齊豹本乎左氏耳左氏稱豹為司寇而縶奪之則齊豹為大夫矣亦當書名安得書盜乎

二十二年

或問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邦衡曰出而言居者

如成君也朴鄉謂居于皇為土地固其所有者何也曰二子以居字為重故為此言以愚觀之不過王猛居于皇爾義有所歸不在居之一字也

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先儒謂劉單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書而未足故再書於策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公穀之弊也經書王室亂故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又以王入于王城耳其曰王猛則其所輔者正矣夫造亂者景王也作亂者王子朝與尹氏也安

得以挾天子令諸侯者目之乎果如其言則劉單坐待王子朝之殺王猛也而可乎夫是以為挾天子令諸侯則尹子立子朝反得為正乎其所以再書者朴鄉所謂二事者是也夫復何疑

二十四年

或問婼至自晉劉氏之説何如曰吕氏論之矣其言曰原父以三傳不言叔孫而公羊言叔孫似是聖人本意因遂以為可褒而褒之世儒説經之鑿舉皆類此

原父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也惜哉

二十五年

或問鸜鵒來巢高氏謂鸜鵒所在有之魯政出於三家昭公孤立於朝故魯之公室荒涼寂静將為丘墟而鸜鵒穴處之禽来巢然乎曰經不言来巢于朝而来巢於國耳况經書曰有則前此所無孫氏所謂魯無鸜鵒故言有者是也且鸜鵒不踰濟安得所在有之乎

曰宋公卒于曲棘先儒謂不匿其私親之惡故雖卒於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然乎曰諸侯不為王事而卒於他所者皆書之故雖其封内之邑亦書之如晉侯卒于扈及此曲棘之類是也謂之譏其非所可也謂之不匿私親之惡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不可也

曰齊侯取鄆先儒謂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未絶於魯而季氏為不臣及書取鄆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然乎曰不然也臣而逐君豈問已絶未絶哉

二十六年

或問公至自齊居于鄆穀氏諸儒謂凡公行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為存公又謂稱居于鄆為存一國之防然乎曰不然也此即穀梁不外公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書至自齊居于鄆皆記實事耳聖人雖未嘗不存公而此辭未可以存公解也其曰公至自齊者始公孫於齊次於齊境自齊境至于魯鄆豈非至自齊乎雖不告廟獨不可云至自齊乎其曰

居于郟又以見公之失其所也愚於本義既言之矣曰天王入於成周莘老諸儒謂成周即京師然乎曰不然也成周與王城杜氏得之東萊言之亦詳其言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邦衛亦曰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成周若實王都

當云京師宣榭火二十二年書王猛入于王城此書天王入于成周二者若俱京師則何必異名焉周之東都非王者舊居之地無堅城可扞衛故三十二年諸侯遣大夫共城之三子之說可據矣

二十七年

或問曰吳弑其君僚劉氏諸儒謂稱國以弑為衆弑君之辭謁餘祭夷眛不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

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君之辭又謂國宜之光故稱國以弑者吴大臣之罪春秋歸罪大臣也然乎曰不然也此執襄二十九年公羊之說與今左氏之言求其必合於經之弊也予於公羊左氏既言之矣請復申之今據公羊而論使僚不當立光當辨於即位之時今僚立而光臣之矣一旦弑之則是弑君也春秋書曰吴弑其君僚所以正名也如以衆不悦其立匿其弑君之賊而書衆弑其君則是許其弑也不可以

訓矣其曰歸罪大臣而遂揜光之罪則是弑君者得以匿其名而立不正者蒙弑君之罪真偽不辨輕重失倫亦非所以垂教也先儒必欲合傳於經也故牽挽附會以成其説而不顧理之不可通讀春秋者能考襄二十九年公羊之謬則於此自知經傳之不可合矣

二十九年

或問曰公自乾侯居于鄆任氏謂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而至以齊令公如晉次于乾侯而不至以晉者所以罪晉也然乎曰不然也此以凡例求其必同而不知其鑿者也師氏有言曰公至自齊齊侯見公也公至自乾侯晉侯不見公也義雖未盡而意近之矣

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許氏謂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晉志故稱來邦衡亦謂來從國内辭者不與季氏得有其國也然乎曰不然也此一字襃貶之弊也前書唁公于野井不可言來也此先書公至自乾侯居

于鄆矣故言來也製言之體當如是爾夫不與季氏得有其國豈在來之一字乎曰康侯引式微之詩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微君之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者何也曰詩言微君之故者非為君之故也非為君之故胡為乎使我在此中露乎微君之躬者非為君之躬也非為君之躬胡為乎使我在此泥中乎如此而已苟為不有其事不有其身則下句胡為乎之文不可得而通矣此非本

義所關雖不辨可也

三十年

或問公在乾侯先儒悉謂存公者然乎曰不然也此穀梁之說諸儒從之而不求諸經旨爾春秋為一歲之始書公在乾侯者聖人傷世變之心也一歲之始諸侯當奉天子所頒之正朔以告於廟退而聽政而公乃失國名寄乾侯聖人傷世變之心何如也豈特存公而已直欲討逆罪返公於正而後已耳夫魯之失

政原於諸侯之不有天子故大夫不有諸侯況世卿當國庸君暗弱權既下移上復失道以至壞亂而莫之救春秋歴書諸侯大夫會盟侵伐而終之以此其所以為後世戒深矣豈存公二字所能盡哉

曰徐子章羽奔楚劉氏石氏諸儒皆謂書名與弦譚溢三子異者三子力不勝而奔故不名徐子則既服而后奔故名然乎曰此以名字褒貶之獘也凡諸侯失地者皆名則徐子之名固當三子之不名或魯史不

詳聖人不得而益爾若力不勝與既服之說則斷不可

三十二年

或問諸侯大夫城成周先儒謂城王都不可以不書又謂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謂京師衆大之稱成周為地名與列國等者然乎曰不然也城王都者常事也以大夫而城成周豈常事哉非常不可以不書非謂城王都不可以不書也京師者春秋所謂王城者

也即河南郟鄏之地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之以為都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者也成周者洛陽也周公營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杜氏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也先儒誤以成周即京師故有衆大之稱與地名之說未足據也夫京師無定所王之所都即為京師河南郟鄏前日之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晉人執曹

伯歸之于京師是也成周洛陽今日之京師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今書成周以别其非前日之京師爾於二十六年既引先儒之説辨之矣曰呂氏謂周室衰微諸侯猶勤為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然乎曰當時臣逐君庶簒嫡先王之德澤盡矣今即此事而論天子不安其居而居於成周而諸侯之大夫僅一城之則春秋豈為先王德澤之存而書之哉

春秋或問卷九

春秋或問卷十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

元年

或問曰定公不書正先儒謂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然乎曰朴鄉曰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須之諸侯諸侯受而須之於其國故於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子也似非正始正

終之義蓋是年昭公已薨而定公未立在禮先君既終而嗣君繼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猶繫之先君至明年而後繫新君之元年此書法也昭公以十二月薨則今年春不得以係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繫以王正月但如常年書王三月爾觀聖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則是定公未即

位之前猶是昭公之魯及定公既即位然後追書今年春皆為定公元年爾此所謂不可一年而二君也史書之體也

曰十月隕霜殺菽菽豆之總名至秋而皆熟茲已十月不維其時而見殺於霜故以害民食而書之事豈不順而子獨不然何也曰讀經者當先領一經之大義則其小義有不通者闕疑可也茍唯小義之必通而不顧大義之所在則支離穿鑿不自知其失經意矣

今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大義也吾於或問既辨之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夏正言之皆可通也其可疑者獨此一事耳吾安得以一事而遂疑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乎況菽之為物董子以為草之強者五行志以為難殺之草吾雖未深信之然豈無説而遽以小義亂大義乎

二年

或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先儒謂意如上不請於天子

下不請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於臯鼬然乎曰黄氏曰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時亦未嘗有此説也

四年

或問曰公會劉子諸侯于召陵侵楚先儒謂傳書伐而經書侵一以為罪楚一以為陋之何也曰此因傳疑經與一字褒貶之弊也左氏此傳錯亂不可致葉氏

辨之矣何以信傳而疑經哉春秋伐曰伐侵曰侵録實事而義自見者也使本書伐而孔子改曰侵以罪楚以陋諸侯則春秋非實録矣

曰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先儒謂書公及為魯志者何也曰此穀梁之説也予既言之矣曰石氏謂書諸侯盟會天子之大夫何也曰此褒貶之説也陸氏謂劉子不與者得之若惡會天子之大夫固當書劉子以見義苟削劉子之名人豈知其可惡哉

曰杞伯卒于會石氏謂齊桓伐楚許男卒于師書之如在國以齊桓安之也晉定伐楚為皐鼬之盟杞伯卒于會為晉侯之德衰然乎曰不然也卒于師則書師卒于會則書會皆紀實事耳石氏之云其諸一字褒貶抑揚與奪之説與

曰劉卷卒先儒謂惜賢者閔周室然乎曰不然也以王臣而外交諸侯豈其得義而反賢之乎周室固所閔也然不在劉卷卒見義使見義於劉卷卒則春秋書

其葬又何所取義乎曰任氏謂書卒葬者卒于未至而諸侯有助之歸其喪者何也曰侵楚在三月盟在五月當盟之時劉子不與而其薨又在七月公至之後不可言卒於未至也設使諸侯歸其喪而書其卒葬孔子亦助其喪而書其卒葬乎

曰晉衛伐鮮虞蘇氏謂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者晉

雖有乘諸侯之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然乎曰不然也此正一字褒貶之辭也蓋史有詳略耳曰葬劉文公孫氏髙氏諸儒謂王子虎不書葬此葬者見其私謚且僭也然乎曰不然也王子虎不書葬魯不會其葬也劉卷書葬魯會其葬耳非以私謚書也當時外諸侯有私謚劉卷者天子大夫其謚必由天子矣未必私謚也且天子三公稱公故蔡公亦稱公今劉卷稱公亦未見其僭也

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邦衡謂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又謂左氏所序是楚自戰而不言蔡經下文曰吳入郢亦不書蔡明蔡不交鋒吳自與楚戰蔡侯之意也故不曰用而書以者其意也然乎曰不然也以即用也非書用則實而書以則意也豈有蔡侯欲報楚怨而但以吳師不用已師之理哉左氏不言蔡者舉大者爾大凡論天下之事以理為主然後考其事迹可也苟考其事迹而不顧理有所不安則無往

而不可妄言矣今考之經文則曰蔡侯吴子而俱不言師者君行師從師不待言也如邦衡言則吴不稱師其可曰不用師乎蔡不用師吴不用師則是無戰也而曰與楚戰于柏舉何哉故善讀春秋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得其義則得其理矣且經書以某伐某者多矣如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經皆書曰人矣斷不可曰宋不以師而獨以四國之師僖二十六年以楚師伐齊斷不可曰魯不

以師而獨以楚師也通乎彼則邦衡之說不待辨而自破矣曰劉氏又謂吴稱子為進之成伯討人囊瓦為見一貶何也曰劉氏既不暇辨公穀之非而復滞於襃貶之說故有此論也曰囊瓦稱人蘇氏謂賤之任氏謂陵中國以逞不義康侯謂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故人之者何也曰此皆一字襃貶不足辨也

五年

或問曰歸粟于蔡東萊謂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者任氏

謂不用告饑乞糴而歸之見公恤人之患師氏亦謂得恤鄰國之道何也曰此左氏穀梁之意而衡其辭者也吾既辨之矣

曰於越入吴杜氏謂於發聲也高氏亦謂於越與漢書于粤同義蓋於于越粤皆發語辭經書於餘丘亦即其自稱書之然乎曰不然也若為發語之辭經於昭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吴八年楚放公子招于越三十二年吴伐越何以不從發語辭書於越而獨於此及

定十四年於越敗吴十三年於越入吴而書於越乎蓋不通之論也曰任氏謂於者驚歎之辭事善則驚歎以美之若於鑠王師於皇武王是也事有不善則驚歎以惜之若於乎小子於越入吴之類是也然乎曰尤不然也在詩固有驚歎之辭在春秋無此書法也春秋者直書其事以見義者也不應於國名之上而加此驚歎之辭師氏已嘗辨此説矣其言曰以越之入吴為可驚歎則吴之入楚何以不言於吴入楚

乎且經書楚或謂之荆或謂之楚既有異稱何獨於越而疑之師氏得之矣

八年

或問曰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為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埽也

曰齊國夏伐我西鄙許氏謂宣以後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知魯中世之衰然乎曰魯自三家得政其衰顯矣不俟伐少侵多而見也然其言亦無甚害理特以無益於經而不取云爾

曰公會晉師於瓦石氏謂晉士鞅荀寅次于衛地緩於救患故不書大夫而書其師明其失用師之道然乎曰不然也此事之義繫於公會晉師而不繫於大夫名氏故不書大夫名爾使緩於救患故當書大夫名

氏以見其罪焉用没其名氏見緩於救患之義乎且晉師救我左氏之說固於經無是也以書法與地勢考之未見晉師之救我也況欲於傳外生意以去名氏見緩救患乎無是理也曰先儒又謂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者何也曰此亦未得義繫公會晉師之意而有師重之說夫人君之心雖重師也然君行師從凡書君則師在其中矣未有書師而君在其中者也今

此事之義在於公不當會晉師爾師之輕重不在此見義也且夫人姜氏如齊師亦不言君與大夫名氏亦可云以師為重乎

曰從祀先公杜氏諸儒謂先公者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焉子獨不然亦有說乎曰杜氏諸儒謂先公閔公者指文公時躋僖公而降閔公今復降僖公而升閔公也夫躋僖公經既明言僖公矣使今降僖公而升閔公獨不可曰

從祀閔公乎且立煬宫立武宫亦名言之何獨於此言先公以啓後世紛紛之爭乎況止言從祀而不言升又不言復尤其不明者也經雖簡嚴必不如是之晦一不然也且諸侯五廟太祖之外兩昭兩穆閔僖居文宣成襄昭之上親盡已祧不應於此復升降之二不然也蓋杜氏諸儒因左氏之意爾左氏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故杜氏諸儒有復降僖公之語今劉氏馮氏既闢左氏之妄矣不應於此復

取杜氏諸儒之説也

十年

或問曰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為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為皆至以地乎

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孫氏邦衡諸儒謂言來歸者

明非魯地然乎曰不然也來歸二字是魯地非魯地皆可通稱者也非以非魯地而稱來歸也曰然則先儒謂來歸為齊人心服而歸之者然乎曰亦不然也來者來魯而已心服不服不可知也曰師氏謂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不言來見齊有惜之之意言歸又言我見魯有郤之之心此無係之之心故不言我然乎曰亦不然也宣公以濟西田賂齊其後事齊甚謹而齊亦自歸之吾未見其惜之也且言我者魯史

之常稱内辭也魯固欲之而不可以我字見義也其有係無係亦豈可以我字見義哉此皆就一字生義之弊

十二年

或問曰墮郈墮費公圍成左氏公羊子既引先儒之説以辨之矣抑猶有説乎曰據經而論郈與費三家自墮也成也者公自圍也非墮也先儒謂墮三都者信左氏之過也使果墮成經當書曰公墮成不當書曰

公圍成至其書至亦當書曰公至自隋墮成不當書曰公至自圍成也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春秋所以不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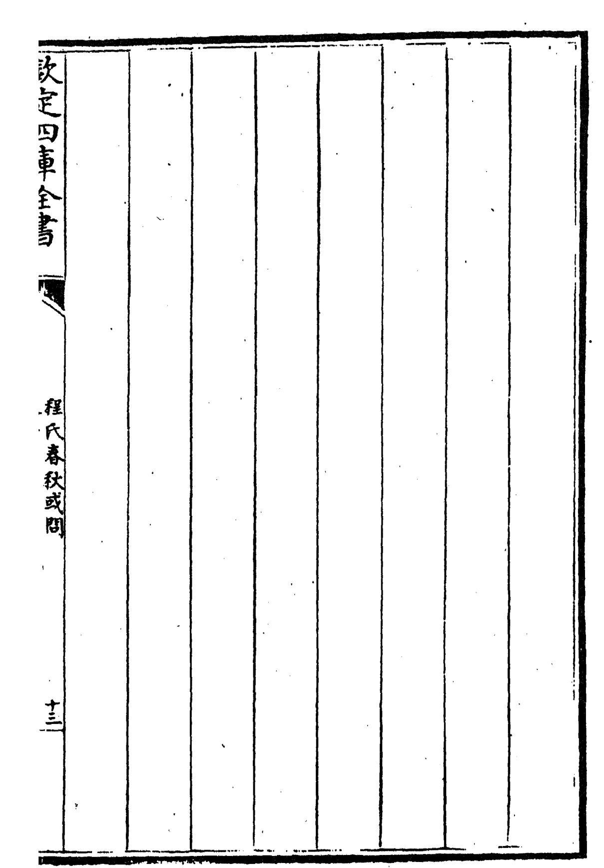
十三年

或問曰晉趙鞅歸于晉孫氏任氏黎氏石氏諸儒雖為說不同大意皆謂叛者惡辭歸者善辭為春秋原情而赦罪然乎曰為此說者不惟昧夫春秋大義抑亦暗於人情事勢矣夫趙鞅晉之強臣也其始也據邑

以叛晉君畏之故許其歸國晉國衰亂不待言而見矣夫人臣而叛其君又復國自如而以歸為善辭原情而赦罪豈不悖哉

十四年

以下闕文



道也曷若以上原闕十七行

弗為之為得乎蓋齊大國也嘗伯諸侯今衛又倚齊以圍戚自然齊序衛上何足為義哉曰任氏師氏蘇氏石氏季氏諸儒皆謂不繫戚於衛為春秋與蒯聵

之有戚不與子之圍父退曼姑於齊下為不與曼姑助其子以圍父何也曰此穀梁之意也愚既辨之矣夫春秋惟其不與子之圍父故直書其事以見義豈在去一衛字升一齊字使人揣測而後能知哉

四年

或問曰盜殺蔡侯申先儒引左氏傳謂春秋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然乎曰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使蔡侯有惡且無可弒之理況蔡

侯將如吳諸大夫直恐其又遷耳非大惡也而可弑之乎且公孫翩同姓大夫也而弑其君父矣孔子於是匿其名變其文而書盜又變其文而不書其君則是凡為君者有其過聖人皆許其弑也尚可以訓乎故曰非有道者之言也曰孫氏謂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弑者賤盜也何也曰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閽賤矣而亦言弑者蓋舉國之人皆臣子也而以為賤不言弑得無害於義乎

五年

或問曰齊侯卒先儒爲說多矣子皆不取何也曰先儒爲說雖多莫非論齊景之不能伯而非春秋所以書卒之本義故不得而取也

六年

或問曰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先儒謂陽生不稱公子者以景公命荼已則簒荼誅不子也又謂繫之齊爲正其本則事理然乎曰不然也陽生不稱

公子與齊小白同其稱齊亦與齊小白同通乎彼則通乎此矣不煩多為説也且陽生不子固當書公子以見義何為反去其公子哉使陽生不繫之齊則不知其為何國之人况陳乞弒逆之賊而亦繫之齊則不以繫國為義也亦明矣

七年

或問曰公入邾以邾子益來蘇氏諸儒謂不言滅者以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然乎曰不然也楚

滅陳滅蔡其後陳蔡皆復國何以不書入陳入蔡乎

蓋入人之國其罪大矣而滅人之國其罪尤大聖人

不應改滅為入以掩魯之罪也蓋是時魯雖入邾之

國而猶不滅其社稷者畏吴之見伐也非已滅其國

至吴見伐而始復之也

八年

或問曰宋公入曹以曹伯歸蘇氏諸儒謂此滅曹也其

不言滅者以曹伯好田弋背晉奸宋而自滅故書入

為春秋輕重之權衡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左氏公羊之獘也宋入曹而已未嘗滅曹也公羊之說不待辨而易見左氏之說必待辨而始明考之左氏曹伯不過用公孫疆好田弋而已未聞大惡也而聖人遽許宋之滅曹而改滅為入豈理也哉

曰吳伐我劉氏謂不言鄙受之也猶曰吳過矣然乎曰不然也吳伐我不言鄙孫氏師氏蘇氏石氏所謂兵加於都城是已聖人未嘗改魯史之實也曰先儒又

謂不書曰鄫及與吳盟者諱之何也曰亦非也吳伐我且不諱獨諱其名乎凡書鄫伐之淺者也書伐我伐之深者也伐之深者且書之伐之淺者反諱之必無是理也設使諱之并吳伐我不書可也書吳伐我而僅諱書鄫其能免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乎

曰歸邾子益于邾張氏謂凡取邑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然乎曰不然也經

書吴伐我又書齊人取讙及闡又書歸邾子益于邾則是懼齊與吴不得已而歸之也安得以歸為順辭哉

曰齊人歸讙及闡先儒謂取者異辭歸者順辭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春秋不諱入邾以邾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吴伐魯齊取魯邑畏吴懼齊而歸邾子自取媿辱其義昭然惡可謂掩前惡而美之乎此蓋泥於取歸二字

之弊而昧於屬辭比事之義爾

十年

或問曰齊侯陽生卒先儒謂齊人弒悼公而春秋以卒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然乎曰不然也信傳之弊也齊侯無罪而齊臣弒之固當實書以見齊臣之惡設使從而掩之不過掩齊臣之惡爾其能顯齊君之善乎且弒君者齊人也非吴人也而謂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尤妄也

曰吳救陳先儒謂救在夷狄則罪在中國吳雖夷狄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今曷以號舉而不進之所以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然乎曰不然也戚之會吳人之下書鄫人矣不可言吳鄫人也故書吳人非進之也春秋書楚人多矣豈皆進之哉季札聘而書吳子者以其書使不可不言吳子也亦非進之也且春秋書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亦豈進之哉使春秋欲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當書

吴人吴子以見義而反以號舉吴則是抑吴而揚楚也就先儒一字褒貶言之且不得通茍有脱去褒貶凡例據經求義者宜其無時而不通也

十一年

或問曰齊國書帥師伐我先儒謂春秋特曰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然乎曰不然也凡曰伐鄙伐我皆直書其事以見兵加於魯之淺深云爾茍以書我為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則我當訓已主一身

而言非復為内辭矣

十二年

或問曰用田賦杜氏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賦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二賦故言田賦然乎曰如杜氏説當兼言家賦不當止言田賦也田賦之説三傳不言所以惟左氏載仲尼之言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所謂貪冒無厭者是指財賦而言也葢賦有兵賦

有財賦兵賦者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至四丘為甸則出革車一乘者是也財賦者如周禮九賦之法歛民財者是也宣公初稅畝則益田稅矣成公作丘甲則益兵矣益兵則益牛馬在其中矣至於哀公不應復益牛馬其所益者財賦耳又與仲尼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之言脗合故知杜氏之不然也曰君舉以為田賦者家一人以為兵賈逵以為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何也曰如君舉言則七倍於常制

如賈逵言則十六倍於常賦哀公雖不仁不應如是之酷而當時之民亦且駭而走矣此理之決不然者也

十三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孫氏劉氏任氏師氏蘇氏胡氏石氏王氏諸儒皆謂吴主此會又為兩伯之辭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公羊之獘也使吴主會經當序吴子於晉侯之上使會兩伯經當列序天下之

諸侯今晉侯序於吳子之上而在會者三國而已未見吳之主會與兩伯之辭也宋之會晉趙武楚屈建為主而諸國之大夫列序於其下是兩伯之辭也申之會獨書楚子而列序諸侯於其下是楚主會也今黃池之會公羊自為之辭讀春秋者平心易氣據經求理久當自見不復一辨也

十四年

或問曰西狩獲麟先儒謂春秋成而麟至然乎曰不然

也麟固聖人之祥聖人在位而世治麟出祥也雖有聖人不得志麟且獲焉豈祥也哉夫聖人在位而世治則陰陽和四時序鳥獸草木咸若然後麟出焉謂之不祥可乎孔子生於春秋之季歷聘諸國老而知其終莫我用也於是修春秋以正義明道當是時臣弑君子弑父夷狄制中國陪臣執國命麟出無應而至於獲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而以為春秋之祥不亦悖哉曰葉氏張氏諸儒謂麟之見獲為孔子之自

任何也曰聖人雖以道自任然其心未嘗自聖也麟之見獲雖孔子道不行之兆然亦天下後世一大異也孔子安得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而以一已當之乎曰夾漈又謂孔子作春秋其後者也於是魯史之紀遣至獲麟故于獲麟之後不及他事何也曰謂聖人無意於獲麟而紀事遣至於是亦非也今觀孔子弟子載獲麟以後事至孔子卒而止當孔子之未卒未可謂無他事也曰蘇氏諸儒又謂春秋作於五伯之

始至於戰國之初何也曰隐桓之際五伯未興也哀公中年戰國未熾也春秋所以始所以終愚於本義既言之矣曰任氏師氏諸儒又謂西狩獲麟物受其害及於幽潛無所逃命何也曰此論施之春狩可施之獲麟不可當春而狩害及幽潛固也若麟之獲則有大異存焉聖人微意則主乎獲麟而不暇論夫春狩也曰諸儒之説子既有所不足矣孫氏之論豈不正大而子亦不取何也曰孫氏但主夷夏盛衰一節

而言以其猶有所未備也故亦不得而取爾

春秋或問卷十